

作家系列

天下 财富

周梅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财富/周梅森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
(行人系列)

ISBN 7-02-002669-9

I. 天…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1472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6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 19.80 元

行人系列



江海生驾驶的破伏尔加在经历了两次熄火以后，终于又一次顽强启动。引擎颤动着一阵怒吼之后，车尾喷吐出一股黑烟，车轮开始徐徐向前滚动。推车的南方机器厂副厂长伍桂林不敢让江海生把破车停下来，追着车跑了几步，拉开车门，玩特技似的一头栽进车内。开车的和坐车的，这才都松了一口气。

行程得以继续。破伏尔加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沿尘土飞扬的国道，从省城爬回平海。刚刚推过车的伍桂林挺幸福地坐在伏尔加的后座上，一边用棉丝擦着脏手，一边盯着此行讨来的省体改委的批文看，为南方机器厂的股份制试点问题忧虑。

开车的江海生觉得坐车的领导很可笑，便说：“伍厂长，要我说呀，咱南方机器厂和咱这辆破伏尔加也差不多多了，不知哪一会儿说趴窝就趴窝。你们那股份制我看也别试了，我认为不可能成功！你们的破股票卖给谁呀？反正我不要。”

伍桂林说：“你不要正好，厂里有规定的，不买股票就下岗回家。别人下岗我也许会可惜，你江小三下岗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像你这种劣质货少一点，咱南方机器厂的希望就多一点，你说是不是？”

江海生一点也不恼，连连点头说：“是，是，那是。伍厂长，这种有立场、有原则的话，您真得多和我大哥咱江厂长说说，叫他对我千万别抱什么希望了。真的，我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应该尽快开个会研究一下，把我开了。”

这是真心话，早在几个月前认识了特区的丁总，江海生就决心告别铁饭碗了。

伍桂林表示赞同：“是该把你开了，——你看看你这台车，还叫车吗？”手越擦越脏，发现是那团棉丝的原因，伍桂林生气地把棉丝往前座上一扔，“车老了，没钱大修不怪你，该下去推车我推。可这车的正常保养，你江老爷总得动动手吧？你看车脏的，整个一垃圾箱！咱就算它是条驴，也得给它顺顺毛，洗洗澡吧？！”

江海生摆摆手说：“行了，行了，伍厂长，只发70%的工资，我能给你们干到现在就很不错了，你们得知足嘛！我知道自己的剩余价值都被你们占有了，可我从来不和你们计较，是不是？”

伍桂林真火了：“江小三，你竟然还有剩余价值？这也太新鲜了吧？！你给我说说看，你这个月正经上了几天班？啊？开着这台车干了多少私活？啊？我们领导要用车，你不是车坏了，就是你人坏了，头疼脑疼鸡巴疼。离了厂门，你小子比兔子都欢，当我不知道呀！”

江海生没做声，心里却说，你们当然不知道，我这叫“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不小心，准吓你们一大跳！当时很想告诉伍桂林：在特区丁总的支持下，他江海生的公司已经诞生了，却没敢说。不是怕吓着伍桂林，而是怕伍桂林得知底细，跑去向自己大哥江海洋报告，坏了他的创业大计。在大哥眼里，他江海生永远是纸漏桶子，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出息。这位做着厂长兼党委书记的大哥从没认真听过他一次完整的倾诉。大哥连看门老头的废话都听得津津有味，就是不听他的。

见江海生不做声，伍桂林以为自己的教诲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效果，又很认真地告诫江海生，要江海生争口气，别老给自己大哥丢脸。还抖动着手上的批文说，南方机器厂一旦改成股份制，未来的前途十分光明。

就在伍桂林憧憬光明的时候，江海生头一次当着伍桂林的

面，宣布了自己的辞职决定：“……伍厂长，您别说了，你们老这么迁就我，我难受，你们也难受，是不是？我辞职好不好？别让我再在南方机器厂活受罪了！”

伍桂林没把江海生的话当回事，自我感动着说：“既然知道我和你大哥是在迁就你，你就得自觉点嘛，日后厂子搞上去了，有钱买好车了，还不得让你开么？咋说也不能亏了你江小三嘛！”

江海生再次声明：“伍厂长，我是真想辞职……”

伍桂林摆摆手说：“好了，好了，海生，集中精力开车，我不和你扯淡了，反正和你永远扯不清……”

这么严肃的一件大事在厂领导伍桂林眼里竟变成了扯淡，这实在让江海生忍无可忍。由此可见，这位伍领导和家里那位江领导是一路货色，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他江海生，都认定了他江海生只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喝大锅清水汤。于是，江海生一边开着车向前赶路，一边试图继续说服伍桂林，极力想使他相信自己辞职的真诚。

伍桂林却在车里打起盹来。

江海生不屈不挠地说着：“……伍厂长，您别装睡，我知道您在听。首先声明，我不是不相信股份制，而是不相信你们大锅饭式的股份制。每人交 1000 块钱买了股票，大家真就成了咱南方机器厂的主人了？南方机器厂就能搞上去了？哄鬼吧！咱厂这状况叫积重难返，对不对？！”

伍桂林已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也不知是真睡着了，还是在装睡。

江海生认为伍桂林是在装睡：“……所以，这股票我一分不买，我趁这大好机会坚决辞职，自己找活人的门路。伍厂长啊，我与其搭上 1000 块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你们安排，倒不如我自

己来安排了,《国际歌》里说得好嘛,要自己起来救自己!”

这时,前面叉路上突然冒出一辆车,江海生一个急煞车,把伍桂林闪了一下。

伍桂林咕噜了一句:“开的什么车?!”继而,打了个很响亮的哈欠,“江小三,你等等,我下去方便一下。”

路边没有厕所,伍桂林下了路基,跑到一条田埂后面去尿尿。

这时出了点小麻烦,一阵风把后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江海生理所当然地认为伍桂林已经上了车,一踏油门,把车开走了。伍桂林提着裤子赶到路面时,只看到伏尔加远去的背影。伍桂林追了几步没追上,只得骂骂咧咧徒步前进。

开始,伍桂林心情还不算太坏,四月的春风比较好,地里的庄稼比较好,伍桂林便觉得于四月的春风中散散步也不是件太糟糕的事。可走了整整1公里,仍不见江海生把车开回来,伍桂林才火了,心想,你江小三也太混帐了,专职装运领导,竟能把领导卸在半路上,这是严重的失职。待得走到2公里时,事情的性质又起了变化,伍桂林认定这不是一般的疏忽,而是一起严重残害领导的政治事件,近乎蓄谋犯罪!伍桂林咬牙切齿,一遍又一遍暗暗发誓:“江海生,你小子这回算作到头了,别说你大哥当厂长兼党委书记,就是他妈的当省长兼省委书记,老子也开除你!”走到3公里里程碑处,伍桂林完全绝望了,悲壮地站到路当中,拦下了一部满是泥水的大卡车,才站在卡车上,迎着四月的春风和尘土进了平海城。

直到伍桂林站在卡车上向平海挺进时,江海生仍没发现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还以为自己专职运载的伍领导正坐在车上享受着坐车的幸福。一路上,江海生仍在专题论述自己的辞职,对身后并不存在的伍桂林说个没完没了:“……伍厂长,和您交

交心吧！我早就看开了，这年头，到哪都能发财致富，而且自由自在。所以，我是真心不想再吃社会主义大锅饭了……”

待得发现这一错误，伏尔加已驰入了平海城。一时间，江海生觉得很奇怪：伍桂林怎么不在车上？难道不愿听自己啰嗦，跳车跑了？好像不可能。这才想起，也许是伍桂林下车方便时出了错，遂掉转车头，重上国道，找寻自己倒霉的领导……

最终找到伍桂林时，伍桂林摇摇晃晃的身影已出现在中山路上，距南方机器厂的大门不过300米。该领导灰头土脸，身上沾满了泥水，不太像个副厂长，倒像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盲流。

江海生把伏尔加在伍桂林身边戛然止住，从车里跳出来，带着绝对真诚的激动冲到伍桂林面前说：“伍……伍厂长，我可找到您了！”

伍桂林不理不睬，仍在向前走。

江海生一步一趋跟在后面：“伍厂长，我真不是故意的。”

伍桂林这才停住脚步，回转身向车前走。

江海生有了点高兴，以为伍桂林要上车，忙拉开车门：“上车，上车。”

伍桂林没上车，只从车里拿出自己的公文包，和省体改委的批件，又向厂门口走，像似根本不知道还有他江海生这么个人。

江海生小心地开着车跟在后面，不时地从车窗里伸出头，向伍桂林哀求：“伍厂长，您就上我的车吧？啊？我说过，我不是故意的，是风，是一阵风……伍厂长，您不信任我，总还信任我家江厂长吧？我……我以我家江厂长的人格保证，这种错误我……我决不犯第二次了！我……我再也不会把您丢下了！”

伍桂林气道：“上什么车？都到厂子了！”

江海生这才发现，自己的车已开进了南方机器厂大门，遂叹

了口气说：“伍厂长，这么说，我再也没有为您们领导同志服务的机会了？”

伍桂林翻着白眼问：“你什么意思？”

江海生说：“捅了这么大的漏子，你们还不把我开了？伍厂长，您说呢？”

伍桂林气哼哼地说：“江小三，这你还要问我呀？像你这种人，我看早就该除名了！别以为你是江海洋的弟弟，就没人敢碰你，这一回，我伍桂林还就是要碰碰硬！”说毕，伍桂林再没多看江海生一眼，径自穿过报廊，上了灰蒙蒙的行政楼。

江海生明白，这回他离开南方机器厂的目的基本上可以达到了。遗憾的只是，在为南方机器厂服务的最后一天，作为一个司机，他犯下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为这个错误，他必将付出新的名誉代价，也许二十年后南方机器厂的人都会记住他的荒唐，都会把他看成史无前例的甩子。

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待到以后有一天他发了大财，坐着大奔驰，夹着大皮包，重回南方机器厂巡视的时候，谁敢说江总裁当年是个甩子？谁敢？！

把破伏尔加开进车库，未来的江总裁向熟悉的厂区最后看了一眼，义无反顾地跨出厂门，在中山路上拦了一辆的士，直奔太平洋大酒店。

江海生伟大的创业将从太平洋大酒店一间刚包下来的标准客房开始，那间客房里，金钱的气息混杂在1988年4月涌动的春风中已隐隐约约可以嗅到了……

二

中山路永远繁华热闹,几乎看不到经济潮汐对它产生的影响。不论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国民经济收缩调整,哪怕平海城中其它地方都门可罗雀,中山路上还是车水马龙,人如潮涌。这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座城市总有自己的心脏和脸面,只要没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城市的心脏就该这样跳动,城市的脸面就该风风光光,南方机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江海洋认为。

1988年4月2日,江海洋站在南方机器厂行政楼三楼的窗前审视着人群熙攘的中山路,自我感觉比较好。这种比较好的感觉,导致了江海洋的心理膨胀。江海洋便觉得每一个走在中山路上的男女,每一部驰过中山路的车辆,都有点向他致敬的意思……

一场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已经打响了。南方机器厂的股份制试点终于从务虚酝酿阶段转入实施阶段。车轮已经转动,尽管转速很慢,启动吃力,可能动起来就好。谁也没指望这个死气沉沉的国营企业能顺顺当当地一步驰入改革的快车道,这不现实。市里确定南方机器厂为股份制试点单位以后,方方面面的领导也在不同的场合对江海洋说过,南方机器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既然前途光明,江海洋就不怕道路曲折。向主管体制改革的王晋源副市长汇报时,江海洋就拍着胸脯保证过,不论困难多大,南方机器厂改制的道路都将走到底。

于是,实行员工持股计划,搞债权换股权,向社会发行股票直接筹资……

然而，道路的确曲折。一切就像江海洋事先预料到的一样，没有一件顺利。谁也不知道股票是啥玩意，全厂干部工人大都不愿掏钱买自己厂的股票。债权单位对负债累累的南方机器厂根本没有信心，也不想要这种股权。向社会发行股票更是困难重重。

好在市里决心很大，颇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劲头。今天一早，按王晋源副市长的指示，市体改委刘主任带着体改委一帮干部又来了，还请来了市交通银行证券部主任李响和平海大学的专家学者专题向厂内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介绍股份制。讲课在二楼大会议室进行，上午，江海洋去听了一下，还讲了话，下午因为要和债权单位的头头们开债权转股权的协调会，才离开会场，到了三楼办公室。

这时，楼下大会议室里，专家们抑扬顿挫的讲课声还不时地传上来：

“……众所周知，企业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和舞台。我们创建了各种各样的企业，又为各种各样的企业所雇佣，我们凭藉企业创造财富，改变着人类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世界。那么，对于企业的本质，它的历史和它未来的演变，我们就不能不做一番深入的探讨……”

是李响在讲。江海洋一听就知道。而且能想象得到李响讲课时的神态。李响的声音很好听，是带着些平海口音的普通话，江海洋觉得，听李响说话是一种享受。

“……股份公司是资本的集合，这种资本的组织形式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时期。公司的英文词意为‘共同的面包’，本身就含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意思……”

这风险共担的话题，李响私下聊天时也和江海洋说过。江海洋当时就苦笑着摇头：几十年了，都吃惯了社会主义大锅饭，

谁愿和你风险共担呀？

风险共担的问题让江海洋有些扫兴，情绪因此便有了滑坡的趋势。可转而想到王晋源副市长在中午的电话里说过，“在这大好的日子里，你江海洋应该高兴。”于是，江海洋就命令自己高兴，努力练习微笑。

为欢迎债权单位的代表，办公室这日已改变了模样，原有的好沙发、新办公桌都搬走了，一些破沙发和破办公桌全搬了进来。这是江海洋特意交待办公室主任古小蓓办的，古小蓓为收罗这些破烂真费了不少劲。

现在，面对着一屋子破烂，古小蓓皱起了眉头：“江厂长，这好像也太不像话了吧？你是存心要丢咱南方机器厂的脸还是咋的？就这样子，你也敢说自己是将来南方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总呀？”

江海洋从窗前转过脸说：“我这老总当成当不成还难说呢！若是摆阔气，谁给咱搞债权换股权呀？还不一个个逼咱还债？所以，我们要艰苦奋斗！”

古小蓓很负责任，指着破沙发说：“江厂长，坐这沙发要小心，弹簧都松了。”

江海洋说：“你放心，这破沙发我才不坐呢，是给那些债权单位的代表坐的，——谁给我坐散了，我就罚他几千块……”

正说着，模样狼狈的副厂长伍桂林走了进来。伍桂林进门后，把公文包往自己办公桌上一扔，又是咧嘴，又是叹气，把被遗弃的惨痛遭遇和江海洋说了，说罢，直向江海洋作揖：“……老江，你家那位江小三同志，我真是服透了！有这样优秀的员工，咱南方机器厂真是大有希望！”

想不到弟弟江海生又捅了漏子！

江海洋脸挂了下来，怒道：“这……这个混帐东西，也太不像

话了！这车我看别叫他开了！叫他赶快滚出南方机器厂，滚得越远越好！”

见江海洋真发了火，伍桂林的心反倒软了下来，劝道：“算了，算了，气归气，政策我们还是要注意……”

江海洋说：“老伍，这事你别管，我是厂长兼党委书记，由我来处理。这个江小三也让我受够了，就让他立即下岗，到一边稍息去！”

伍桂林叫道：“老江，你可别给我来这一手！你叫他下岗，他还不恨死我？再说，他的态度也还不错，以你的人格担保，再也不会出这种事了。”

江海洋摆摆手：“老伍，有些情况你不知道。这小子早就不想干了，上班也是鬼混，听说他早就搞了个皮包公司，还自封了个总经理……”

伍桂林松了口气：“他自己想下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哦，对了，一路上他也和我说这事呢，我以为他是闹情绪……”

江海洋这才问：“老伍，省里跑得怎么样了？”

伍桂林说：“批文手续全拿到了，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省里也认可了，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搞三产，独立核算，都还顺利。”

江海洋高兴了：“好，好，老伍，你辛苦了，赶快去洗洗脸，拾掇一下，马上债权单位的代表要来。”

不料，债权单位的代表没来，保卫科的电话先来了，说是三车间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许多工人正聚在那里签名，问江海洋咋办？江海洋一听就急了，这种时候内部可不能乱。忙交待古小蓓在楼上等债权单位的代表，自己下楼去了三车间。

三车间门前果然聚着不少人，正议论着什么，一张大字报赫然贴在门口告示牌上，标题十分醒目：“南方机器厂干部职工拒

绝摊派！”一些工人正在签名，签名的工人中，竟有他妹妹江海玲。

江海洋火透了，上前把大字报撕下来，说：“这不是摊派，这是集股！”

江海玲问：“这集股一年的利息是多少？”

江海洋狠狠瞪了自己妹妹一眼，没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干得好，厂里有效益，就能分红；要还是亏本，就一分钱没有！”

有人嘀咕：“这还不就是摊派嘛！现在通货膨胀率那么高，就算摊派，也得给个保底利息吧？咋比国库券还黑？！”

有人大声说：“集股也要自愿！我们不要这烂股票！”

江海洋黑着脸：“你不要就下岗！”

有人在人堆中高喊：“我们有劳动的权利！”

江海洋道：“你们有劳动的权利？对，很对。不过，我反问一句：你们连自己为之劳动的企业都不信任，我这个厂长又凭什么信任你的劳动？！”

众人被问住了。

江海洋缓了口气说：“大家都干活吧，别闹了，闹也没用。咱厂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不走这一步已经不行了！省里、市里拿咱做试点，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劝阻了签名的工人，再回到行政楼，债权单位的代表们已经到了。

江海洋满脸堆笑，对几个坐在破沙发上的债权单位代表开门见山地说：“大家今天能到南方机器厂来我很高兴。为啥高兴呢？因为你们能来，就说明债权换股权还是有希望的……”

样子古板的城市信用社刘主任说：“江厂长，你别一厢情愿，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南方机器厂能履行自己的债务责任，不要老

想拿什么股权来搪塞我们。”

江海洋说：“刘主任，我不是搪塞你们。南方机器厂的情况你们都知道，如果硬逼我还债，我只有辞职；如果你们还相信我江海洋，相信我们未来的股份公司，就帮我一个忙，把债权变成股权，都来做做南方公司的股东。”

代表们默不做声。

江海洋苦笑着，又说：“我接过这个烂摊子不过半年，你们要给我时间，也让股份制试一试。我们厂上千号干部职工对股份制都有信心，都抢着认股，你们就没有一点信心吗？真没信心，你们就把我牵到市场上卖去吧！”

电厂厂长白志飞是李响的丈夫，又是江海洋的中学同学，说话很随便：“江海洋同志，你的自我感觉也太好了点吧？你当你是人见人爱的大美人呀？只怕倒贴钱也没人要！”

江海洋和众人都笑了。

城市信用社刘主任没笑，仍是一副认真的样子：“江厂长，王市长在协调会上可是说得很清楚，债权单位的债转股是要自愿的。”

江海洋话里有话道：“是自愿嘛，刘主任，我相信你们信用社一定会自愿。”

白志飞把江海洋的话头接了过来：“刘主任，你还和江海洋这穷光蛋说啥？咱们能不自愿吗？你不自愿他也没钱给你！”

江海洋一本正经：“志飞，甭这么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夫人李响正在帮我们发股票，股票一发，我们就不是穷光蛋了。你们的债权再变成股权，国有股、法人股，加上职工内部股，一个四千万资产的股份公司就形成了，你们都是公司老板，就等着年年分红吧！”

刘主任想了想：“江厂长，公司的情况，你能不能说得更清楚

一些？”

“可以，可以，”江海洋虚张声势，侃侃谈了起来，“我和南方机器厂的干部群众，对即将成立的股份公司充满信心。内部职工股发行顺利，社会公众股马上又要发，形势可以说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今年的主要工作是产品结构调整，老厂要迁入新区，这块市区的黄金地皮上计划盖一座 18 层的南方大厦。卖不动的黑白电视机坚决停产，利用集股资金和抵押贷款，引进彩电生产线。”

刘主任、白志飞和债权单位的代表们认真听着。

江海洋渐渐进入了角色，神情庄重起来：“……说到彩电，我想到了日本的索尼公司。诸位知道不知道？1945 年，在战争的废墟上，一个叫井深大的日本人用 1600 美金办起了如今这个闻名全球的大公司。当时，索尼只有一间被炸毁的办公室，7 名雇员。他们制造什么呢？制造粗糙不堪的电热垫。这样比起来，我们南方机器今天的情况应该说是很好了，起点应该说是很高了。是不是？”

信用社刘主任说：“这倒是……”

白志飞说：“别说人家索尼公司，说你们南方机器。”

江海洋又说南方机器：“……关键要有信心，也许五年以后，我们南方机器生产的彩电将能在中国市场上和日本彩电较量一下；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个地方就将震惊中国！诸位债主同志，我再说一遍，请给我一点时间，求你们先试着做一做南方机器的股东吧！”

白志飞这才表态说：“好，好，江海洋，念你吹得卖力，态度也还不错，我就在你身上赌一把了，我们电厂的 450 万债权就换你的股权了！”

江海洋带着些许夸张，感激地向白志飞鞠躬致敬：“志飞，谢

谢你，我和南方机器厂的干部群众衷心谢谢你！我向你保证，你们这 450 万用不了几年就会变成 900 万，9000 万！”

白志飞笑着，手直摆：“行了，行了，江海洋，你别尽给我说好听的了，我这么做也是给王市长面子，——王市长亲自替你们南方机器厂做工作，咱能不听招呼么？！”说是还有事，白志飞站起来要走。

不曾想，破沙发上裸露出的弹簧将白志飞的裤子挂破了一个大口子。

白志飞脸上的笑容当即消失了，恼怒地冲着江海洋吼道：“江海洋，这破沙发咋还不扔到垃圾堆里去？！这还是人坐的么？！”

江海洋直赔笑脸：“志飞，真对不起，现在条件艰苦了点。”

城市信用社刘主任却说：“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好的，——江厂长，你们能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看南方机器公司也许还有点希望。”

江海洋马上追着问：“那你们信用社的 400 万债权？”

刘主任说：“原则上可以考虑换你们的股权，不过，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

江海洋又是一连声的道谢。

白志飞还在嚷：“……江海洋，咱可说清楚，我这条裤子可是因公毁在你们南方机器厂的，你得在李响那里给我证明一下！”

江海洋又回过头，赔着笑脸应付白志飞：“我证明，我证明，而且，我们南方机器厂一定在将来有钱的时候赔你一条裤子……”

这日忙得够呛，到把债权单位的代表大体摆平，江海洋已是精疲力尽。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已凝固了似的，再也揭不下来了。招待大小债主吃晚饭时，江海洋低声对李响咕噜了一句：“真他